

女孩跳樓圍觀者起哄，魯迅筆下的看客升級了？

6月20日，甘肅慶陽女孩李某奕從8樓跳下，視頻顯示，有多名圍觀者在樓下起哄，“跳啊，快跳啊。”有媒體收集到的朋友圈截圖證明，圍觀者不但在現場起哄，還發朋友圈，“終於有人真跳樓了，要跳就跳，果斷壹些，別給警察找麻煩。”

尤其讓人感到心痛的是，19歲的女孩李某奕，並不是普通意義上的抑郁癥患者，而是與兩年前被班主任吳某厚猥褻有關。兩年來，這個女孩承受了壹個人能夠遇到的全部惡毒：被老師猥褻，學校消極處理，心理輔導師的不專業導致的二次傷害，到最後準備結束自己生命的時候，又受到圍觀群眾的嘲笑和攻擊。

很多人把慶陽這次圍觀起哄事件和魯迅在《吶喊，自序》中所寫的經歷相提並論。大家感嘆，原來100多年過去了，有些國人還是那麼麻木。魯迅筆下的“看客”，核心觀念是“冷漠”。他們不知道革命的意義，也不知道生命的價值，有人被殺，他們只想著去吃人血饅頭。

但是，慶陽這次圍觀自殺事件，又有所不同。這裏的“看客”心理，最重要的已經不是冷漠或者麻木，而是開心和狂歡。他們知道自殺意味著什麼，但是他人的死亡，並沒有喚醒這些圍觀者的憐憫之心。這樣的自殺場景中，這些“看客”已經從麻木不仁的底層，變成了得意洋洋的“消費者”。所以，我們看到，他們會要求“自殺”更快壹些，更幹淨利索壹些，就像他們在商場內進行消費壹樣。

魯迅筆下的“看客”，是被動的，處於完全的無權狀態。但是，網絡時代的看客，其行為卻是主動的，他們有壹種掌握權力的幻覺。似乎，他們有壹種獨特的心理機制，不讓自己受到他人苦難的困擾。他們的內心狀態是壹個謎，或許可以成為心理學家的研究課題：壹個人怎麼能夠如此心安理得地面對他人的苦難？

這幾個慶陽群眾的行為，算是壹個標誌性事件。但是，從根本上來說，慶陽人並不比別的地方更



更冷漠，發生在慶陽的事情，也可以發生在中國任何壹個縣城。我並不認為這是中國人“普遍的人性”，但是這也多少反映出社會心理的黑洞，以至於有壹小部分人的“生而為人”的底線，出現了大滑坡。事實上，在互聯網上類似的事情已經比較普遍。收到高利貸侵擾的北京女孩菲妥妥自殺被救，受到很多人質疑；三個90後在QQ群相約自殺，壹個遇難女孩的父母進入孩子賬號後，發現有網友過來質問，“自殺為什麼沒成功？”；有人摔死壹只狗，網友對其進行人肉、騷擾、威脅，當事人嚇得割腕“賠命”……那些狂歡的網友，又何嘗有壹絲憐憫劃過心頭呢。

如果說互聯網並沒有催生出新的人性來，那麼它至少也把壹些人性中的惡集中了起來，而面對這種惡意的大集合，面對每個人都只管發泄而不顧後果的輿論環境，內心脆弱者又怎麼能扛得過去？雖然，我們還沒有證據證明慶陽那些圍觀

者同時也是網絡暴力的施行者，但是就已經曝光的朋友圈內容看，他們至少也是類似的人。

慶陽警方已經採取行動，拘留了幾個圍觀起哄的人員，他們是否加速了女孩的自殺，或者是否影響到消防隊員的救援，都需要進壹步

調查。應該承擔什麼樣的法律責任，應該依法認定。而對這起事件反映出的整個社會心態的癥候，也需要引起重視。

(澎湃新聞)

